

归途有光

□ 朱小平

时隔三载，我又赶了趟春运热潮，去了千里之外的娘家过年。归途的行囊，被母亲积攒已久的爱，塞得满满当当。

临行前夜，母亲抓紧那几个沉甸甸的包裹，在宽敞的堂屋吊灯下来回踱步，演习我接踵而至的归程序曲。她那双长期把持农具的手，指骨粗壮，青筋透过皴裂的皮肤，嶙峋凸起，看得我眼睛灼灼发疼。

我示意母亲放下，好让我掏空一些土特产减轻重量。母亲用两掌厚实的老茧，盖住我一贯在“纸上谈兵”的干瘦手指，转身推出墙角闲置已久的婴儿车。那是她廿余年前，为我儿涵崽满月来探亲时买的“摇篮”。母亲麻溜铺开车座，几番擦拭，将大小包裹码进去，敞篷婴儿车内，就像突然钻出来一个顽皮的大胖小子，站起身扭捏着身子，一副随时想要翻越车栏状。母亲却轻松自如，当堂屋是她家开的候车室，推车信步闲庭。围观的几个姐姐姐夫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：“车站安检时，搬开折叠婴儿车，反而麻烦。”母亲及时刹车，一边将零散的小包整理成两大包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这头有哥哥送，那头有涵崽接，不怕的。”

我用沉默掩饰内心的慌张。独自负重辗转于大巴、地铁、高铁，还是头一次。母亲知我生性胆怯，不善言辞，电话再三嘱咐涵崽，帮我把中午吃到的无座票改签至下午六点的一等座，以缓解我陷入赶路的紧迫。不知怎的，年岁渐长，越怕涌进人流，也越发缺乏方向感。我守着黑夜的寂静，期望晨曦早点露脸。

鸡鸣头遍，一束手电筒光晃眼，母亲蹑手蹑脚去了侧屋鸡笼，拾得一盘鲜蛋，悄然煮熟染成喜庆吉祥的红色，又加重了我的行囊。也许是母亲赤诚的祈福感动了上苍，大姐开车送我刚到城乡岔路口，朦胧雾霭中，一辆闪着大灯开往省城的顺风巴士缓缓而来，司机敞开车门，扯着嗓门吆喝：“还有一个座位。”恰好免去了我以往陪司机空坐，兜兜转转半天寻客的烦恼。

真实唱响的启程前奏乐章，使我心情舒爽。巴士被堵在高速大拱桥坡下，看不清前方究竟停滞了多少车辆，众人纷纷叹息摇头，埋怨路上人太多，谁都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造成拥堵的一分子。殊不知每个人的远方，有诱惑也有乡愁，于是路上来往的人，络绎不绝。精彩或无奈，是人生旅途的必然。就好比母亲说的，影子的背后，总是有光。

迟日将省城街市照得华丽，将我的身影照得矮小，母亲的“演习”变成我的“实习”。我肩挎手提步步挪移，宛如陈奕生进城，跟着人群在地铁站的电梯通道升降，两耳灌满穿梭不停的呼啸声，脑海里闪出一个深度哲学问题：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我提醒自己看箭头指示，归心似箭的“箭”，千万别射反了。还是母亲平日的唠叨管用：“鼻子底下有一条路，开口喊人不折本，只要舌头打个滚。”我拘谨地询问旁边大学生模样的帅小伙，他热忱引导我走对了路。

高铁站的候车室像一个巨大的养蜂场，人头攒动，有的暂时隐居于蜂巢内孔，预备起飞；有的在蜂窝外四散飞舞；也有如我一样，黏着一身蜜蜂飞不动的。我们都在指望，从这“嗡嗡”躁动的蜂场解脱出来。

东张西望的等候中，我的目光被一位老伯吸引。他背着硕大的包袱，坐在候车椅最前排，一手握着老年机不断看时间，一手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念念有词：“车次、检票口、站台、车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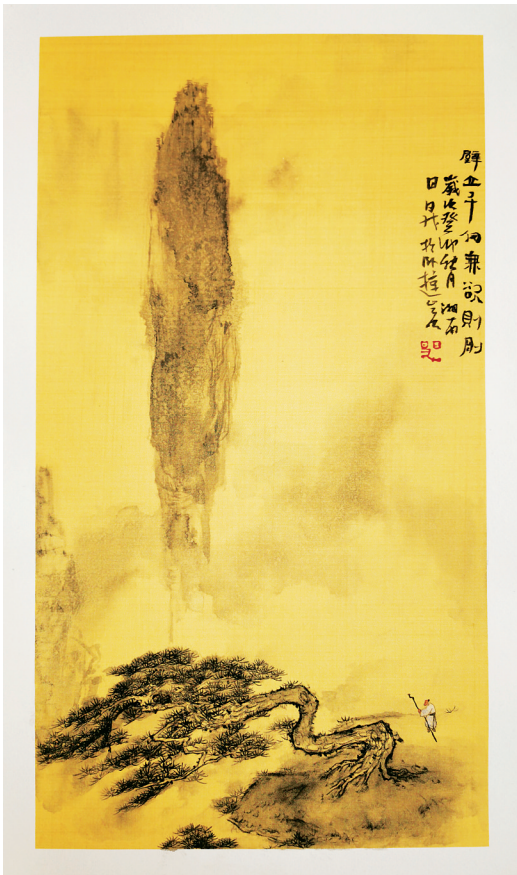
见此情景，我不禁联想到涵崽发在我手机里的车票截图，多种颜色标注重点，成了一幅人工导航的彩虹画。我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母亲的七条“追踪”电话，致使我手机电量已显示醒目的红色。我这才想起，充电宝充电线全落在母亲家。快速在家庭群报平安：快上车了，到家致电。

暮色在高铁车窗外与手机屏幕上同时浓重。我又一次开启鼻子底下的那条路，主动拿出母亲的红蛋，与邻座倚在妈妈怀里的小男孩一起分享。

“蛋壳从外打开是美食，从内打破是生机。”小男孩年轻如花的妈妈，微笑着跟我搭讪。她善解人意，将两座间的插板，用一根充电线连起我的手机，让我畅快接收到了涵崽的信号亮光。

守候在出站口的涵崽，帮我卸下了满身疲惫。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，母亲的电话准时响起，涵崽车里的播放器，传给母亲一首节奏轻快的歌：“愿那归途的光，温暖你倔强的脸庞；愿那归途的光，照亮你眼中的前方……”

那夜的天空，没有月光和星星，也便更觉人间灯火，格外通明可亲。



中国画《春山-壁立千仞》 谢日升 作



同台共赏

本期主题:春花烂漫

茶花赋

□ 黄国锋

久居都市，心为喧嚣裹挟，总盼寻一处清静与自然相对。直至深冬将尽、早春未至的午后，于庭院深处遇见一树茶花，方懂世间动人春色，从不在远方，而在这寒独开、沉静自持的花朵里。

茶花不似桃花轻薄、不似牡丹张扬，亦不似梅花孤高凛冽，它开得沉稳厚重，藏着不动声色的力量。寒风未褪、众木沉睡时，它已悄然绽于枝头，无惊天宣告，无争艳姿态，只是层层舒展花瓣，将一冬的温柔与力量，悉数交付微凉空气。

远观茶花，如浓得化不开的云霞。丹红热烈不张扬，似落日熔金、美人胭脂；柔粉淡而不俗，如初雪初融、少女含羞；莹白洁净清冽，若月光铺洒、玉石凝露，于暗沉枝丫间漾着不染尘埃的仙气。一树之上，花苞、半开的、盛放的错落相依，远看如云似霞，近赏风骨凛然。

近看方知，茶花之美，在蕊藏清韵，更在骨蕴坚韧。花瓣厚实温润，凝着绸缎般的光泽，层层包裹却不拥挤，每一片都舒展得恰到好处，边缘微卷，宛若精雕细琢的艺术品。嫩黄花蕊隐于瓣间，不抢风头，风过处只散发一缕清浅幽香，不浓不烈、似有若无，却能抚平浮躁，让人心神安宁。

我常立花下凝望，看阳光穿透花瓣，将红映得通透、把白照得晶莹；看微风拂过枝头，花朵轻颤却不从轻易飘落。这便是茶花最动人的模样，不似桃花经风即落英缤纷，它开到极盛也稳稳立在枝头，即便凋谢，也完整端庄、从容归于尘土，这是有尊严的美，是沉静而有力量生命态度。

古人爱花各有所寄，陶渊明爱菊之隐逸，周敦颐爱莲之高洁，林逋爱梅之孤绝，而我独爱茶花的温润、坚韧与不争。它生于寒冬、开在早春，承霜雪而不凋，沐寒风而愈艳，却从不做骨自居，只是默默绽放，将温暖递向人间。它恰似世间温润敦厚之人，不声张、不炫耀，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坚守，以朴素姿态，活出丰盛生命。

花开花落本是常理，面对茶花却总生怜惜与敬意。它不赶春花的热闹，不逞夏花的绚烂，不带秋花的萧瑟，开在冷暖交替时，如时光的使者，提醒世人寒冬终去、美好将至。一朵茶花是一份希望，一树茶花，便是一整个沉静的春天。

风起时花影婆娑，轻触花瓣，微凉触感里藏着生生不息的暖意。人生在世，亦当如茶花，不追一时喧嚣夺目，不在意旁人眼光，只守内心澄澈坚定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从容生长、静静绽放。纵使历经风霜，仍守心底温润；纵使无人欣赏，依旧端庄自持。

世间繁花万千，各有风姿，我却独对茶花情有独钟。它不惊世容颜，却有入骨风雅；无浓烈芬芳，却有清心幽香；无孤高姿态，却有坚定风骨。它开在庭院，更开在人心，美在形态，更美在精神。

暮色降临，光影流转，花树愈显沉静，我不舍离去，只想在花香气中多作停留，让心与花相融，浮躁归平和，匆忙归从容。一花一世界，茶花无言，却道尽生命本真：不慌不忙，安静盛开，风雨不惧，温暖自持。

愿往后岁月，心如茶花，于尘世烟火中守一份清雅，在风霜雨雪里持一份坚韧。不攀附、不张扬、不抱怨、不颓唐，于寻常日子里，开出属于自己的、从容而温暖的繁花。待到春风十里时，自有茶花满路香，这一树繁花、一缕幽香、一份风雅，终将留在心底，岁岁年年，不曾消散。

花赋两章

□ 周坚韧

镇南野樱赋

临武邑北，有镇南乡。峰峦叠翠，万木欣然。域之东南野樱树，千顷万顷蔽天路；孤独千载少人解，盛世展现天下殊。

镇南樱花，迎春绽放。叶茂枝繁，气馨韵雅。似云似雪，如诗如歌。彩蝶飞琼枝，落英缤纷。夏秋冬日蕴精气，春来笑语盈乾坤；凡尘美景迷人眼，原是仙苑降凡尘。

镇南樱花，心头绽放。经霜沐雨，近日和月。鸟鸣山更幽，人来步履轻，花海无尽头，一览飞逸兴。高山流水唱天籁，抚琴鼓瑟有知音。天赐艳影揽群芳，兰舟催发不忍行。

吾辈何幸，与君相迎。从此归来常忆花，与君梦中不离分。效君清气不争烟，山野处处留芳芬。吾辈何幸，与君相迎，感而赋之，此情永恒。

大冲梨花赋

骑田岭横亘湘南粤北，北戴山俯临临武全境。山之余脉，延至大冲，北接桂阳，南望宜章。长竹园村，千年红玉杉见证古老历史；郴州大路，悠悠青石板诉说沧海桑田。辣椒名四海，魔芋惠千家；穷则思大变，能人闯天涯。

西山人士，归乡发展，引导村民，种植梨树，连片开发，分户承包，统一品牌，合作销售。山区脱贫致富新路，乡村振兴迎希望。

每当仲春时节，江南莺飞草长。风拂冈峦，雨润泥土。一冬铅华洗尽，万物焕发新机。梨花开千树，如雪凝脂笑春风；梨树舞翩跹，千姿百态惹人怜。

春光稍纵即逝，繁花悄然隐退。夏日来临，气温渐升。游人难觅踪迹，果农更加操劳。施肥，杀虫，棵棵精准；剪枝，拔草，面面俱到。顶烈日，勤管护，藏希望，盼秋至。果少忧收成，量多虑销路。

千树梨花春盛开，四面游客笑满怀；君掠繁锦足意去，秋收果黄几人来？梨花非山间野生，乃果农心血浇灌。各路游人，谦谦君子，赏花切不可伤花，花乃挂果之基础；游玩确应当尽兴，须记果农之艰辛。如此则不负春华，无愧果农也。

谁在春天
赠我金粉半两

□ 彭卫

一年又一年
诗人笔下
挥金如土的油菜花
都在我的故乡上演
千金散去还复来的大戏

奢阔、铺张、恣肆
——故乡的油菜花非常乐意
我在诗行里
为它们贴上这样的标签

它们花费巨资
雇请蜜蜂、蝴蝶为大戏捧场
却不让任何一个观众花钱观赏
也绝不让一个观众失望离去

我熏熏然观戏而归
衣裳上竟沾了金粉半两

天黑前说爱你

□ 胡庚华

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，就开口问：“你在那干了多久了？应该赚了不少钱吧？”他原本有些混浊的眼神清亮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干了五年。但以前太混账，工资一发下来就花光，是真正的‘月光族’，有时还不够花。”我不太会说话，听完这个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，于是再次陷入沉默。

压抑的空气里，他沉默着，脸上显出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其实我这次回来有两个目的。一个是带女朋友回来见父母，准备结婚。另一个目的你可能不知道，但你妈妈应该知道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去：“我父亲已是肝癌晚期，这是家族遗传病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所以我没事。但他……最多只有一年半时间了。我是回来前几天才知道的，是我叔告诉我的。叔叔说，父亲没多少日子了，叫我回来陪他走完最后这段路。”

我闻言大惊失色。那个时候经常用胡子茬扎我脸的叔叔，竟然得了治不好的病！我脑子里飞快闪过无数个关于叔叔的画面，怎么也無法相信，那个笑起来像阳光一样灿烂的人，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感觉灵魂像脱离了躯壳。我们俩自然也就没了继续聊下去的心情，付了账，约好下次再聚，就各自回家了。

一到家，我就问母亲这件事是不是真的。母亲没有隐

瞒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。她说叔叔去年就查出乙肝晚期了，但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就坚决不肯住了。叔叔说：“反正也治不好，浪费这钱干吗？小寒又不知道节约，还没女朋友。我走了后，不给他留点钱，他以后怎么办？我生病这事别告诉小寒，让他安心在外面工作。”出院回到家，叔叔第二天就下地干活去了。之后这一年，不管刮风下雨、烈日当头，他都照常出去干活。小寒的叔叔劝他在家休养，别干了。叔叔嘴上答应着，第二天一早却又扛着锄头下了地。

母亲的话让我泪流满面。父亲、生命、儿子——如果要用一个等式来表示这三者的关系，那就是：父亲+生命=儿子。这个等式多么可怕，又多么可敬！可是他们彼此的付出，又何曾对等过？

我看着母亲渐渐花白的头发，心头酸楚难当。母亲这些年来的变化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只不过我下意识地忽略了，总觉得母亲还年轻，不会老。可岁月终究不饶人，母亲还是没能抵挡住时间的侵袭。想起叔叔，再看看母亲，我绝不想等到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那一天。

窗外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往山后头沉，天快黑了。“妈，”我轻声唤道，声音在渐浓的暮色里显得格外清晰，“我爱你。”

天快黑了，但爱，还来得及。